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游移於生物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之間：心理學中的性別意識

Shifting between Bi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onism: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Psychology

doi:10.6255/JWGS.2003.16.85

女學學誌, (16), 2003

Journal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16), 2003

作者/Author : 黃曬莉(Li-Li Huang)

頁數/Page : 85-12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2003/1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255/JWGS.2003.16.8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游移於生物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之間：心理學中的性別意識

黃曬莉（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組副教授）

本文主要目的在揭露與論述心理學領域中之性別意識與性別面貌。無論是美國或台灣的資料都顯示，心理學的學習者或專業人員的人數都是以女性居多數；近年來，女性的比例更是迅速上升，但這樣的性別比例並未使心理學變得更「女性化」。心理學的各種專業領域之間仍有明顯的性別區隔現象；從權力結構來看，男性仍居於金字塔頂端，教科書的寫作與圖片呈現也都有明顯的性別偏頗，女性的能見度依然偏低。文中論述心理學知識本身的性別面貌時，係以歷史發展為主軸，逐步呈現說明主流心理學向以「實證科學」自居，因而也充分顯示其男性中心思維與男性化性格。七十年代之後，女性心理學者反撲，反覆檢證過去有關性別差異的各項研究，多所斬獲，不但發現後天的社會化歷程是性別差異的主要緣由，同時也提出女性自己的識見與發出自己的聲音。近年來，生物決定論學（先天論）在主流心理學中老調新唱，以演化心理學現身，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另一方面，女性心理學也進而脫胎為女性主義心理學，主張社會建構論，更企圖在方法論層次上翻轉心理學中的知識與權力，因而使得心理學的內部張力越來越緊繃。最後論及，近年來在歐美心理學界，性別意識已經進入主流心理學，教科書的書寫與論文的發表開始有較明顯的性別意識；在台灣，卻仍多在邊緣發聲。不過，處於雙重弱勢的台灣女性主義心理學者，因與本土文化及草根結盟而展現出特殊的風貌。

關鍵詞：性別意識、女性主義心理學、演化心理學、教科書檢視

收稿日期：92.7.14；定稿日期：92.9.20

前 言

本專輯的目的原是希望透過大專教科書的性別意識檢視，以對台灣學界各學科的性別意識發展有一全面性的理解。但是，鑑於台灣大部分的心理學系所是使用英文教科書，或是翻譯自英文的教科書；即便有中文的心理學教科書，也大多是翻譯或編纂自英文著作，幾乎沒有自己的創作性教科書¹；何況，也已經有論文曾針對英文的普通心理學教科書做過性別意識檢視（Russo & Denmark, 1987）。因此，本文將檢視心理學中性別意識的視角拉得更廣一些，試著從多元的面向著手，例如，權力結構、能見度、決策權、發言的優劣勢位置、研究或論述的基本假設與定位（niche）等，以勾勒台灣心理學領域的性別面貌。又，由於台灣的心理學界大多沿襲美國的心理學，因而以下的論述將以美國的發展為對比，再加一點時間軸上的歷史感，以給台灣心理學領域的性別意識發展一個碇錨。

一、心理學領域中的性別權力結構

根據美國心理學會最近所作的報告（APA, 1999）顯示，1920-1974 年間取得美國大學心理學博士學位的女性只占 22.7%，以

致謝辭：本論文初稿曾於 2002 年 9 月宣讀於：由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與女性學學會主辦的「檢視大專教科書性別意識研討會」。作者在此特別感謝會議當天黃惠玲教授的評論及提供生動有意義的資料支持；另外也感謝三位匿名審查者的意見，增益我對此一議題的思考，以及讓論文更加完備。此文是作者受國科會支持之計畫 NSC-88-2413-H-032-001 的延續性論文，謹此誌記。

1 具有創作性質的教科書是《華人本土心理學專書》，2004 年將由遠流圖書公司出版，但它是專屬於社會心理學領域的進階性教科書。

後逐年增加，到了 1997 年，3489 位獲博士學位者中，女性已占 66.6%，即將近三分之二。如果從學生人數與獲致博士學位的人數來看，心理學應該是一門以女性學習與討論為眾數的學科，但這是否就意味著心理學是一門「女性化」的學科，事實上並不盡然。

如果分就各領域來看（見表 1、圖 1、圖 2、圖 3），早期（1976 年），女性博士人數只是在發展心理學、人格心理學及學校心理學等軟性領域上較占多數（高於或接近 50%）。到了近期（1997 年），女性博士幾乎在多數領域中都遙遙領先男性博士的人數；而在認知心理學、實驗心理學、人格心理學等這些所謂硬性領域中，則幾乎與男性平分秋色（各占近 50%）。若再檢視其他的結構性數據，將可見心理學界的另一番風貌。例如，在美國心理學會的會員等級分類中，資

表 1 1976 年與 1997 年美國男女博士學位專長領域

	1976 年 (N = 2,883 人)		1997 年 (N = 3,489 人)	
	女	男	女	男
認知心理學	NA	NA	46.3%	53.7%
計量心理學	3.7%	96.3%	63.6%	36.4%
組織 / 工商	13.7%	86.3%	56.0%	44.0%
實驗心理學	24.6%	75.4%	47.9%	52.1%
生理心理學	28.6%	71.4%	54.5%	45.5%
社會心理學	29.2%	70.8%	64.2%	35.8%
臨床心理學	31.1%	68.9%	71.7%	28.3%
教育心理學	36.3%	63.7%	73.3%	26.7%
學校心理學	46.2%	53.8%	78.6%	21.4%
人格心理學	50.0%	50.0%	48.0%	52.0%
發展心理學	53.7%	46.3%	79.1%	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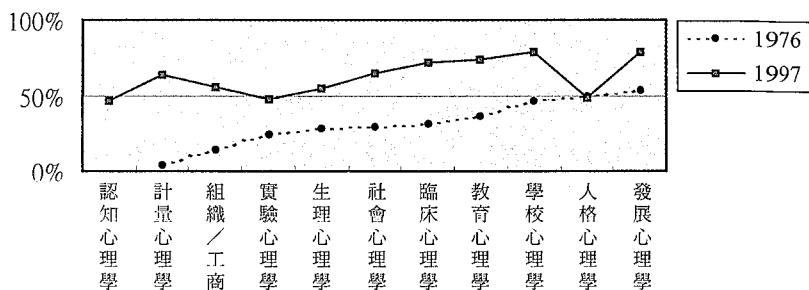


圖 1 1976 年與 1997 年美國女性博士學位專長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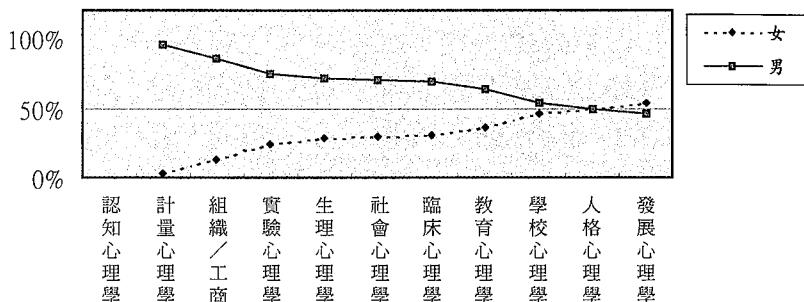


圖 2 1976 年美國男女博士專長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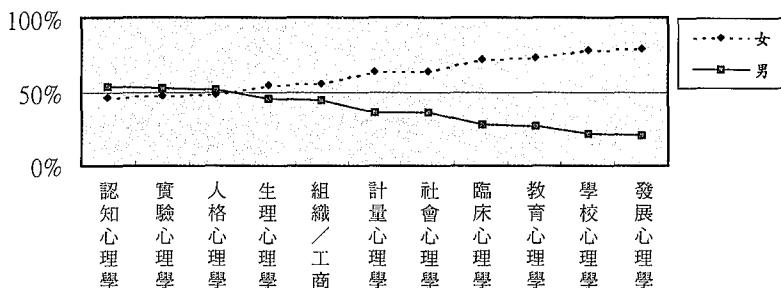


圖 3 1997 年美國男女博士學位專長領域

深會員 (fellows) ——意指在該領域有傑出貢獻與成就而受提名者，女性只占 23%；一般會員 (members) 則占 48%，準會員 (associates) ——即已獲碩士學位，或正在修習博士學位，或正在心理學相關領域從事工作者，則占 59.5%；從 1892 至 1998 年一百多年中的歷任理事長中，女性卻只占 8 位。另外，就 APA (美國心理學會) 出版的學術期刊來看，最具有權威的主編，女性只占 5%；而擔任副主編者，女性占 40%，擔任諮詢委員或論文審查者，女性則占 31%。因此，明顯可見的是，女性在美國心理學界的權力結構中仍居於弱勢。

在台灣雖然沒有正式的長期數據公布，但性別與權力的分布狀況似乎與美國大同小異。作者將台灣地區的「中國心理學會」² 之會員資料作初步統計，根據現存的最早資料——1993 年度的資料顯示，在 1003 名會員中，女性有 544 名（占 54.2%），略多於男性；有博士學位者，男性 108 名（占 60.0%），女性 72 名（占 40.0%），但是在碩

2 此處「中國心理學會」是台灣地區的心理學專業之學術團體，與大陸地區之「中國心理學會」同名，卻沒有附屬關係。今年大會才決議更名為「台灣心理學會」。

士、大學畢業的層級中，女性則分別是 163 名（占 58%）與 162（占 57.7%）名，簡言之，在早期，心理學學位越高，男性就越多。在專長領域方面（見表 2、圖 4、圖 5），男性在心理計量、認知心理學、生理心理學、人格社會心理學、工商業心理學等理論性或工具性利益較大之領域居多數，而女性也是在發展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及臨床或輔導心理學等服務性與利他性較強之軟性領域居多數。

以最近的資料（2001 年度）分析顯示，在 1750 名曾登錄的會員中，女性有 1011 名（占 57.8%），男性為 739 名（占 42.2%），女性已經明顯地多於男性；有博士學位者，男性與女性剛好各都是 172 名，但是在碩士、大學畢業的層級中，女性則分別是 331 名（占 60.8%）與 508 名（占 58.9%），增加的比例並不多。顯然地，心理學領域中，高學歷的女性增加迅速，已經與男性不分軒輊。在專長領域方面（見圖 6），男性只在生理心理學、工商業心理學居多數，其他領域則多為女性領先，而發展心理學（占 90.0%）可以說幾乎是女

表 2 1993 年與 2001 年中國心理學會男女會員專長領域

	1993 年 (N = 1,003 人)		2001 年 (N = 1,750 人)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工商業心理	26.7%	73.3%	31.6%	68.4%
計量心理學	33.3%	66.7%	66.7%	33.3%
生理心理學	38.5%	61.5%	31.6%	68.4%
社會人格	44.4%	55.6%	57.1%	42.9%
認知心理	48.1%	51.9%	56.6%	43.4%
教育心理學	58.1%	41.9%	61.3%	38.7%
臨床或輔導	61.9%	38.1%	64.9%	35.1%
發展心理學	67.7%	32.3%	90.0%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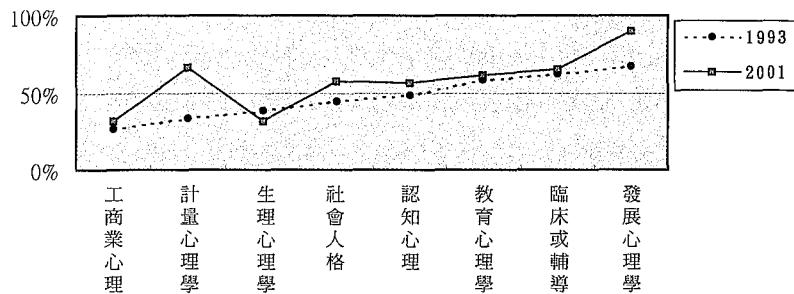


圖 4 1993 年 2001 年中國心理學會女性會員專長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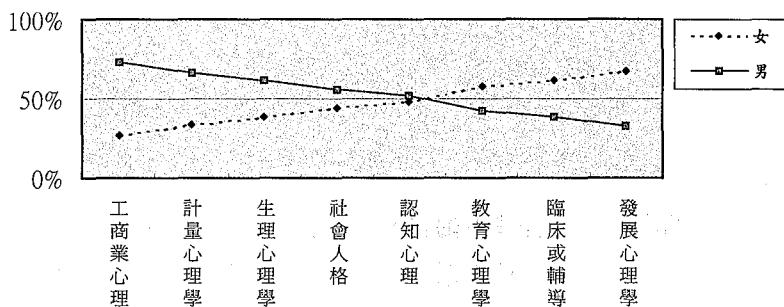


圖 5 1993 年中國心理學會男女會員專長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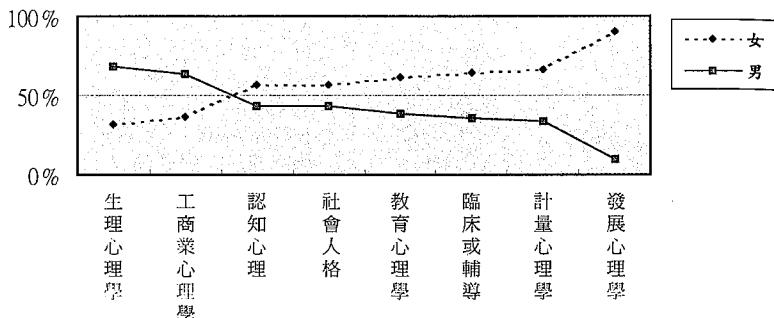


圖 6 2001 年中國心理學會男女會員專長領域

性的天下了。簡言之，台灣的心理學界，在短短的不到十年之內，專業人員的性別比例有了明顯的變化，也已經變成女性占居多數的專業社群。

另外，在各大學的心理學系學生中，向來也是女學生多於男學生；在心理學系及相關專業領域中，高學位的女性專業人員也有越來越多的趨勢。但是，台灣地區的「中國心理學會」之理監事群向來是以男性為主，而且，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女性擔任理事長；學會所出版的心理學學術期刊（中華心理學刊）也是一向由男性擔任總編輯，今年開始，因為採雙主編制，才有了第一位女性總主編，專長社會心理學，另一位男性總主編專長為發展心理學，兩位都是以認知與實驗取向的心理學見長。向來在台灣心理學界居於領導地位的台大心理系，其專任教師群之性別結構是：男女性教師雖然幾乎各居一半，但所有的教授都是男性，而所有的女性都是副教授及以下，自建系以來也未曾有女性擔任系所主任。像這樣男性單性優勢的權力結構，居然存在於台灣心理學界的龍頭系所，不得不令人瞠目結舌。

除了專業人員的性別結構之外，心理學的知識體系本身又呈現何等的性別樣貌？

代表心理學知識體系的文本，通常可以以大學中所使用的「普通心理學」（general psychology）教科書為基準。近三十年來普通心理學教科書的書寫，也幾乎是以任教於美國本土的大學教授為主。台灣的普通心理學教科書也幾乎都是翻譯自美國的教科書，間或有自稱為著作者，其書寫的架構也是以參照美國的教科書為主，所使用的資料亦如是。其他的專門學科，如人格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發展心理學、認知心理學等幾乎也都是相同的狀況。流傳於台灣的大專院校心理學系，或開給相關學系的心理學，或通識課程中的心理學課程所使用的教科書。其中大部分是英文原文書及其翻譯書，只有少數是國人自行編著的中文教科書，除了語文型式不同之外，這些書的架構與內容其實是大同小異的，因而以下論述心理學知識的性別樣貌，免不了以美式教科書為主。

另外，心理學一向自認是一門「國際性」（international）的學科，但是這個「國際性」並非是世界各地平起平坐，資源與權力等同的。根據 Adair, Coelho, & Luna (2002) 的研究，他們檢視電子資料庫 PsycLIT (由美國心理學學會所出版) 中 1982-1998 年的論文發現：來自美國的論文為數最多，占總量之 55%，英國與加拿大居次，分別占 8.21% 與 5.87%，遠遠落後於美國。而這些論文當中，在 1980 年時，以英文發表的論文占 87.16%，及至 1999 年，英文寫作的論文躍升至占 96.36%。而 1330 種來自 47 個不同國家的心理學專業期刊中，57.7% 由美國地區出版，30.1% 由西歐出版。換言之，心理學原是起源於西歐的學科，二次大戰後，美國成為主流心理學的知識生產中心；心理學號稱是「國際性」的，事實上，無論從專業論文的發表、

出版，學術會議的開展，在在都是西方中心的，甚而是美國中心的。美國心理學會（APA），一個擁有 150,000 位會員，號稱全世界最大的心理學專業組織，就出版了約 49 種以上的學術期刊，這些期刊也幾乎都在 SSCI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上，不但量多，同時藉著 APA 組織的推廣，能見度也高，堪稱主流心理學的代表。

二、主流心理學的性別面貌：是一門「男性化」的學科

雖然心理學的學習者與專業人員是以女性為眾數，但是，基本上來說，主流心理學（特指以北美為主的心理學）可算是一門男性化的學科，心理學史也幾乎是一部男性心理學史，女性心理學者對心理學的貢獻一向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其影響性也被低估，同時更不具能見度（Russo & Denmark, 1987）。

（一）心理學教科書中的性別能見度

只要翻開任何一本普通心理學的教科書（現在差不多都是七、八百頁，甚至上千頁以上）或關於心理學史的著作，可以看見的共同性是：將心理學定義為一門科學，一門研究人類心智及行為的科學。其實心理學是一門古老的學問，自有歷史以來，人類就企圖透過各種方式來了解人性，如人類的動機、情緒、思想、語言、行為等習性，而這種興趣早期是屬於哲學的領域。1897 年 Wundt 在德國萊比錫創立「心理實驗室」，正式宣告脫離虛無飄渺的形上學，而以科學方法研究心靈，因而也成為現代心理學之「父」。

接下來，無論是結構論（E. B. Titchener）、功能論（William Ja-

mes)、行為論 (J. B. Watson) 或完形論 (M. Wertheimer) 的創始者都是男性，通常也以「xx之父」稱之。即使較晚近的各心理學理論，如精神分析論的 S. Freud、人本論的 C. Rogers、A. Maslow、認知論的 J. Piaget、行為論的 B. F. Skinner，他們也都是男性，教科書中經常都同時刊出他們的大頭照或全身照，甚至年輕的研究「從眾行為」的 Solomon Asch (1956) 之大頭照都進了教科書；唯一出現過的女性心理學家大頭照是 Karen Horney (1885-1952)。

一項對暢銷普通心理學教科書的研究 (Peterson & Kroner, 1992) 指出，心理學教科書中引用男性作者之著作和男性圖片的數量遠超過女性，女性出現比例較高的部分是在說明變態心理學，以及正在治療中的個案。例如，患歇斯底理症的女性正公然地被一群男性醫師觀看著，一位女性憂鬱患者蓬頭散髮，臉部表情痛苦萬分狀。黃惠玲 (2002) 檢視發展心理學教科書中的關於內容說明的 46 張圖片後發現，即使在這個相當女性化的領域：以女博士占最多數，研究觀點與內容都相當兒童且家庭取向，其所呈現的理論創始人仍清一色是男性（占 9 張照片），女性只有半張；在兒童一起遊戲、學習的圖片中，男女生當主角的比例是 7：3；小男生能力的優勢多展現在棋藝、數學演算、電腦操作等認知能力上，而小女生則表現在「對恐龍的害怕」、「種花」、「陶藝」等情感性的能力上；到了青春期，男生作實驗時，女生在旁邊作紀錄，男生操作實驗；考托福，女生則傾聽老師在數學上的解說。簡言之，心理學教科書所呈現的影像，還是男性優勢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普通心理學的主要作者清一色也都是男性，而且幾乎都是以實驗心理學為主要專長的男性教授。以台灣近二十年來最普及化的心理學教科書為例，它是翻譯自 E. R. Hilgard 的

版本（1953年第一版），Hilgard即是研究意識（consciousness）的名實驗心理學家；及至第十版後，也由其學生R. L. Atkinson，一位研究記憶基本歷程的實驗心理學者當主編。即使國內自行編著的心理學中文版，作者也都是男性教授；女性教授至多從事翻譯引介的工作，如遠流圖書公司所出版之譯本。由此可以看出，就整體心理學領域而言，主要仍由男性來定義心理學界的走向。

（二）以生理性別為論述與研究重心

早期心理學教科書中並沒有特闢一個討論性別的章節，因為大部分心理學者自認心理學是一門「科學」（註：這裡的科學是指狹義的自然科學，或是素樸實證主義的科學觀），科學代表客觀、價值中立、理性，研究是主客對立的，人是被研究的客體。「性別」（是sex，不是gender）對主流心理學而言只是個別差異（individual differences）中的一個「變項」（variable）而已。科學心理學的知識應該是「去性別化」的，研究中若發現性別差異，只要歸因於生理性別變項的影響效果即可，以近程因素的思維習慣來看，性別的生物性因素遠比社會性因素較受研究者的青睞。至於中程或長程的影響因素究竟是生物性基礎或是社會文化結構因素，則較少進一步探討。至多在討論人類成長的發展歷程時，提及性別角色是社會學習的一環，而社會學習的結果使得兒童期即擁有男性或女性角色的基模。

其實，「科學」的心理學不僅僅是去性別化的，同時是去脈絡的，他們通常將研究所得的結果當作一項「真實」（realism）或真理（truth）來陳述，而較不考慮此一事實的貫時性或脈絡性的（某一時代的社會文化產物）。

例如，在舉例說明何謂「投射測驗」（projective test）時，作者通常也不會忘記趁機會以 Horner (1970) 的研究為例，指出女性有「害怕成功」（Fear of Success）的雙重束縛（double bind）這個「事實」。後來，Paludi (1987) 指出 Horner 所使用的測量工具有問題，除了概念的建構效度與信度皆低之外，其理論背後也充滿了「責怪受害者」（blame victim）之預設；由於大受女性主義學者批評，因此，90 年代以後出版的心理學教科書就不再舉此例了。最近的研究更指出，女性並無逃避成功的動機，而是她們預期：若在傳統上由男性主宰的工作領域中獲致成功，將受到懲罰，因而焦慮較高；但是若在傳統的女性領域中成功（如護士），則焦慮較低。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男性身上（Cherry & Deaux, 1975）。

還有，以精神分析論的創始者佛洛依德為例，他在觀察晤談了諸多女性病人之後，提出許多創造性的概念（如潛意識之存在）和理論，他認為人類行為與症狀是由強而有力的心智力量所操作，而這些力量是人們意識不到的（這種講法像不像社會學中的結構與行動之對比，社會結構是想像出來的），這樣的說法是符合現代認知科學的假設，他們也是從外顯行為的觀察去推論內在心智的運作過程。佛洛依德的概念被認為是「科學」的，因為他的某些概念被後起的心理學者們以操作性定義的概念與操作依變項方式從事實驗室研究，並獲得某些支持。

但是，佛洛依德膾炙人口的名言：「解剖即命運」（anatomy is destiny），卻種下日後被批判為「男性中心偏見」之根；例如，他認為：性蕾期（phallic stage）的女孩因缺乏陰莖而有失落與自卑感，伴隨陰莖豔羨（penis envy）而產生戀父情結，隨之而至在青春期未能發展成熟的超我（一種停滯現象），以致女性一生以依賴男性為生活

重心。佛洛依德的學生 Erikson (1963, 1968) 接著提出人生社會心理發展的八大階段理論，追隨「生理結構決定性格命運」的假設，他也認為，青春期女性的自我認同 (self identity) 是要先體察其生理上的「內在空間」 (inner space)，意指其生殖器官，因此，選擇一位適當的丈夫 (choice of husband) 才是完成其自我認同的決定性因素；換言之，女性必得準備好做一個妻子與母親，其自我認同方得以完成。

像這樣以生理上的「解剖形構」類比「性別特質」的生物決定論，是早期很多崇尚「科學心理學」的心理學者之想像與創造，從而導引出的女性較具包容性，男性較具穿透性與攻擊性之說，也都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只可惜，佛洛依德對人類行為的理解雖有卓越的貢獻，但他最後還是自承無法解開女性特質之謎。他曾對其門生說：「我研究女性心靈三十年以來，一直有一個大問題無法回答，那就是『女性到底要什麼？』」 (Jones, 1955: 421)。女性究竟需要什麼這個問題，恐怕不是男性（即使他是一個學術研究工作者）憑豐富的想像力與推理能力即可獲知罷！身歷其境以獲致深度的同理心恐怕是較佳的路徑，只可惜他們永遠無法真正身歷女性之境。就像一份名為《自我》的雜誌曾詢問 25 位男性，如果他們身為女性，他們要做什麼，其中一位作家兼編輯者說道：他會花八小時逛街，而且覺得很有成就感——即使只買了一個小掛飾 (If I were, 1991)。不知道女性們讀了這份報導，有何感受？

三、女性心理學者的反撲

1969 年，美國的女性心理學協會 (Association for Women in Psychology, 簡稱 AWP) 正式成立，她們是支持女性主義的心理學者，

協會的宗旨之一是：使心理學中關於女性與男性之差異係來自「天生」或「生物性」的假設不再毫無爭議地繼續存在著，其二是：鼓勵有關性別（gender）的研究。1973年，美國心理學會（APA）接受八百位會員的連署請願，組織了第35分支（division），目前約有3500名會員，在APA各分支中躍居第五名（APA共有52個分支），不但是後來居上，同時也是小兵立大功。另外，兩個專業性的學術期刊也紛紛出版，一為*Sex Roles*，另一為*Psychology for Women Quarterly*。

此時開始，有關性別差異的論證不斷被重複檢證，並進一步研究著，但是，主要的研究興趣集中在性別角色的內涵，以及性別刻板化的社會化的歷程。目前的研究已經有細膩的研究證據可以推論：性別刻板化最早源自嬰兒出生之際，而且家庭與學校都是重要的早期社會化媒介（黃曬莉，1999）。Maccoby與Jacklin（1974）分析過無數有關性別差異的研究後也發現：男性與女性的基本差異並不多，例如，男性的攻擊性較女性為強，視覺空間能力較女性為佳，此乃前者受雄性荷爾蒙影響，後者受性連基因影響之故；而女性的語文流暢性，平均較男性為佳。其他關於自尊、社交能力、成就動機、分析事理、易受暗示性等之能力或性格，則都不如大家的刻板預期，換言之，男性與女性是有所差異，但大部分只是表現形式的不同。

但這種本質論的男女差異仍受到相當的質疑。以數學能力為例來說，七十年代的研究顯示，小學時期男孩優於女孩，青春期之後，女性精於數學計算，男性長於數學推理（Kimura, 1993），但是，從社會建構論的角度來論述，則有另一番完全不同的視野。首先先確認，父母管教態度與方式是社會化歷程中的重要成分，研究顯示，父母（尤其是母親）對數理的困難度之認知及對數理的價值之認定，對小孩的數學性向有更大的影響力（Eccles, & Jacobs, 1986），若父母從

小對女孩施予獨立性訓練（*independent training*），則其數理性向也會較強（Slack & Porter, 1980）。最近有一項有趣的現象是，美國每年的西屋科學獎比賽中，華裔的得獎人越來越多，但西方的得獎者中10%以下是女性，而華裔得獎者中卻有一半是女生。吳敏而與 Campbell（轉引自吳敏而，1992）特地針對此一現象從事文化比較（cross-culture）的研究後發現，在美國的華人家長的家庭管教特色是，給予女孩最高的自由度與最低的干涉（因為輕女？），女孩藉著自由學習的風氣，充分地享用了美國優渥的教育資源，脫穎而出成為資優生。而男孩所受的管教是：父母過度的參與或督促（因為重男？），因此，男孩的學業表現雖有一定的水平，卻也顯得普通而缺乏創造力與超越性，這是中國父母「重男輕女」後所產生的意外效果。顯然父母對不同性別的管教方式與社會文化因素交互作用後，其影響力是超越性別的生物性的。

另一項有關女性是否較情緒化的問題，也受到研究的進一步檢定。傳統上，無論來自小說、電影、電視、廣告或一般人的口語習慣中，社會上充斥著女性較情緒化的刻板印象；而女性的情緒化也被認為較容易在面臨危機處境時，因方寸大亂而陷入一片慌亂之中；同時女性也被認為是敏感的、害怕的、焦慮的、緊張的、容易哭的、情緒起伏大的（時而高興，時而憂鬱，就像天氣一樣晴時多雲偶陣雨）。事實上，「情緒化」一詞即深具性別歧視的意含（Sherman, 1971），因為它只涵蓋害怕、焦慮、心情起伏、神經質等；但是有些外洩性（acting-out）行為，如攻擊性行為、反社會行為或其他偏差行為等，雖然較多男性具有這些行為傾向，但卻並未被賦予「情緒化」的標籤。社會更以「男兒有淚不輕彈」、「大丈夫無憂無懼」等內隱性（acting-in）行為期待框住男性的情緒表達。因此，若以自陳式的紙

筆測驗為研究工具，會顯示女性有較強的焦慮傾向，但是，若以生理反應（如心跳、脈搏跳動等）作為情緒反應的客觀指標，則女性並未顯露出較男性情緒化（Kopacz & Smith, 1971）。

有關情緒的研究顯示，情緒的基礎是生理因素，但是情緒的感受與表達則較受個人認知因素（如歸因）的影響，社會文化因素會影響認知，也是大家共識的機制。但是，社會中仍充斥著性別與情緒有關係的刻板印象，大約有 45% 的人相信男女情緒的差異是受生物性因素的影響，只有 13% 的人認為是生物與社會因素同時具有影響（Swim, 1994）。Brody (1997) 所作的文化比較研究顯示，只有來自歐洲的美國人，其女性的情緒平均比男性強烈，但是亞裔美人及來自亞洲的國際學生則相反，顯然地，文化因素對情緒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另外，研究也發現，如果父親對子女的管教時間越多，則對女孩的情緒有較多正向的影響，即女孩會較具競爭性、能夠生氣、較少悲傷、使用較多正向情緒字眼等，但是對男孩的影響就較不顯著。由此可見，父母的管教方式這樣的近程中介因素，也是性別在情緒上的差異之主要來源。

女性學者對傳統男性化心理學的反撲中，最令人興奮的成果是 C. Gilligan (1982) 對道德發展之研究。眾所皆知，L. Kohlberg 根據 J. Rawls 的正義理論及 J. Piaget 的認知發展理論，以自己創新的「道德兩難困境」故事作為詢問受試者道德推理的過程，進而推導並建構出人類道德發展的三時期六階段理論。此一理論的提出讓 Kohlberg 晉身為大師級的學術人，哈佛大學讓他主持一個「人類發展研究中心」，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研究人員齊聚一堂，不斷地拓展新研究領域而發揮其偌大的影響力。同樣任教於哈佛大學的 C. Gilligan 却發現 Kohlberg 在理論建立時的初始研究有一個極大的缺失，那就是他的受訪研

究對象都是男性。於是 Gilligan 將研究對象換成女性，並以墮胎為主題從事研究，結果發現：女性與男性的道德觀迥異，女性較重視對他人的關懷及責任，男性則較重視個人的權力。若依 Kohlberg 的發展觀點來看，則女性的道德發展是低於男性一個階段。

這讓 Gilligan 深深不以為然，而寫了本 *In a different voice* 一書，她認為女性的道德發展與男性的發展是有所不同，道德成熟的女性重視關懷與平等，對社會關係有更多的關心，而不是如男性以抽象而普遍的邏輯觀念為主。它同時提出女性的道德發展歷經三個重要階段，第一階段時，為了求生存，女性的關懷（care for）以自身為主；第二階段時，女性因為將自身與他人做了連結，其關懷轉化為「責任」（responsibility）的考量，但是卻將責任式的關懷與「自我犧牲」（self sacrifice）加以混淆，因為此時期的女性通常還不完全覺知自己的真正需求。第三階段的女性終究發現，原來不公平是一項非邏輯性的後果，因而將責任式關懷轉為「自我選擇的價值」（self-chosen value），進而兼具考量個人付諸行動時的可能性及限制性，同時更重視自我發展的責任性。

Gilligan 的著作很快地成為國際性且跨學科的暢銷學術著作，近年來，大部分的普通心理學教科書也都會引述其理論與 Kohlberg 對比，甚至也有教科書刊出她的大頭照（Sternberg, 2002: 339），這是極不容易的殊榮。可惜的是，這些教科書都會再引用一些其他的實證性研究，說明男性也有關懷取向的道德觀，或是性別差異並不明顯的證據，最後還忍不住要補上一句「雖然 Gilligan 的理論很吸引人，但目前的實證支持仍相當微弱」。像這樣的書寫方式，還是相當「素樸實證主義」（naive positivism）中心的，以致無法碰觸到 Gilligan 理論的核心關懷。

其實，Gilligan 自認為她的書最大貢獻在於：讓女性的經驗與發聲進入心理學的理論建構中，在「公平正義」的道德思慮之外，提供另一以「關懷他人」為主的道德思慮，這同時開啟了兩性對話的基礎。只可惜，她的女性關懷責任論被引申為女性在性格上是較傾向情感性或關懷性的（其實可能是社會化的結果），因而又掉入性別差異的本質論窠臼中，成為社會中女性負擔較多照顧勞務的合理化藉口（尤其是與社會生物學理論之結合），並對追求事業成功的女性造成新傷害，而這一部分是 Gilligan 最不願意看到的，她雖感遺憾，卻也無奈。另有女性主義心理學者（Nicolson, 1995）評論到：Gilligan 雖然讓女性的聲音進入了主流心理學，卻未觸及兩性在權力上的不平等關係，以及知識建構過程中權力影響知識的問題；因此她只是強化了兩性有所差異的刻板印象，卻無法翻轉在以抽象思維為較高價值的文化社會中，女性仍是較低落的價值。

四、對立極大化：演化心理學與建構心理學的興起

心理學中關於性別研究的提問與思考進路，向來是從男女兩性的特質或性向差異著手，而這些差異也就是本質論（essentialism）與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或者說是天生（nature）與後天（nurture）影響之爭議。七十年代之後女性研究的興起，並未完全改變心理學中生物決定論的思維，甚至有強化的趨勢。其中最明顯的是以演化生物學為基礎來說明人類的心理屬性與社會行為的社會生物學（social-biology），以及男性（陽剛性特質）研究的興起與專屬學術期刊的出版（黃曬莉，2000）。

在最新版的教科書中，生物心理學（psychobiology）已經堂而皇

之地成為第二章的主題（第一章是：心理學是什麼？）（Sternberg, 2002），而以前的第二章是「行為的生物基礎」（Gleitman, 1991; Atkinson, 1990）。生物心理學不僅從解剖學與生理學來理解思考、感覺及行為的組織基礎，更從演化論與基因學的角度來挖掘人類心理與行為的生物基礎，生物心理學認為不僅個體的行為是演化的結果，包括人類的社會性行為，如利他行為、互惠關係等都有演化的基礎。因此，即使在談社會心理學的專章（Gleitman, 1991，第十章）中，也是以「社會行為的生物基礎」為起點。另外，在新出版的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 (Hogan, Johnson, & Briggs, 1997) 一書中，人格的演化生物學基礎 (biological determinants) 也足足占了四章的篇幅，而社會文化基礎 (social determinants) 却只有三章，其中還有一章是討論「信任與背叛」的充數性論文。

社會生物學的觀點，在普通心理學的教科書中已經開始討論，尤其是討論人類兩性的性行為與擇偶時，幾乎不會遺漏演化與生物性觀點。Buss (1989) 在檢視了三十七個國家的男女樣本之後，發現女性擇偶時普遍較重視男性的經濟能力及相關特質，而男性則重視女性的外在吸引力，他推論：像這樣跨社會與文化的一致結果乃是跟男、女性的生殖策略有關，男性需要很多性對象，以增加繁殖的成功率；由於女性在養育的負擔上比男性大很多，因而較希望有穩定、熟悉的關係。社會生物學家深信：演化的遺跡仍殘存著而影響著現代人的行為。另外，社會生物學是建立在「自私基因」的假設之上，且推論基因庫 (gene pool) 的有效傳承是人類性策略或求偶策略的基礎。像這樣以富想像力的預設作為人類行為的終極因 (ultimate cause)，是許多生物學者奉行不悖的科學性假設，然而對於人類社會中的近程因 (proximate cause) —— 父權社會或文化結構，通常是他們想躍過而

不論的。

西方的文獻對演化心理學之批判是從根本處著手。Caporael & Brewer (1991a) 指出，以生物學來解釋人類的社會行為本身就過於意識形態化及政治化，其「人類基因是自私」的假設，顯得宗教味十足；另一方面，社會生物學自稱是一種科學，其所推演出來的對各種社會行為之解釋卻是缺乏社會責任的。Archer (1991) 認為社會生物學的各種基本概念是源自「天擇」(natural selection) 與適應(fitness)，但是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原就不同，何況人文環境隨著歷史的進展，變化相當多元，很遺憾的，社會生物學並沒有明顯地區分兩者，以致其運用於人類時，受到極大的限制。Rapoport (1991) 指出自然科學的基本假設本身即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信奉(ideological commitment)，而達爾文的演化論、物競天擇論、社會生物學中的自私基因論、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等，在在都涉及一系列未經證明之假設。Caporael & Brewer (1991b) 也指出演化心理學是過度地化約主義(reductionism)，對「人性」(human nature) 提出基本預設，將使整套論述流於循環論證，以及陷入符應社會刻板印象的泥淖中。像這樣對演化心理學及社會生物學的系列反省，是在方法論的層次上討論，也是從更根本處批判生物決定論的缺失。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數篇批判性論文的作者都是心理學者，他們大都曾在主流學術期刊（指由 APA 所出版者）出版論文，M. B. Brewer 更是名社會心理學家，也是 JPS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由 APA 所出版之頂級學術期刊) 的常客，但是他所書寫的批判演化心理學之論文，卻是在 *Social Issues* 這種邊緣期刊（指非由 APA 所出版者）發表。另外，在 *Psychological Inquiry* (質化研究專屬期刊)，*Journal of Psychology & theology* (偏向哲學的理論心

理學期刊），*Australian Psychologist*（非歐美中心的期刊），也都陸陸續續地出版一些批判演化心理學的論文。然而，不顧這些批判浪潮，最近JPSP仍舊刊出以52個國家為研究對象，說明男女兩性在求偶策略上是世界普同性的支持演化心理學之論文（Schmitt, 2003）。由此可見，支持演化心理學與批判演化心理學的發言位子完全不同，前者在主流期刊，後者則在邊緣期刊。

如果轉從科學史的角度入手，「科學」的性別意識位階就呼之欲出了。許多研究者都承認科學界中存在著「性別意識形態」以及「男性中心的遊戲規則」；從知識社會學來看，科學由於是以男性的社會處境及生活經驗為強勢綱領（strong program）而發展成「男性的」科學；因此，若從女性的社會處境、生活經驗或思考習慣出發，則也有可能建構出較適合女性的「女性科學」，此一問題仍在科學哲學的論述中強烈爭議著（Harding, 1991）。Keller（1985）指出，科學作為一種知識的形式，同時也是一種權力的形式。西方傳統的科學史中，以培根（F. Bacon）為例，西方人（男性）與自然的關係是一種主客對立的關係，這樣的關係也是男性／女性，科學／自然，自我／他者，宰制／被宰制，征服／被征服種種關係之類比，在這二元對立中，女性被安置在後者。

Gergen（1973）認為人類的社會行為其實幾乎都是歷史的產物，隨著歷史的進展，人類行為也會創發性地隨之變動著。以精神官能症（neuroses）為例來說，由於當時是處在維多利亞的性壓抑時代，使得較多人得精神官能症。但是，二十世紀之後，由於性變得較為開放，婚姻也變得較不穩定，因而精神官能症急速下降，取而代之的是邊緣性人格違常（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增加。因此，對人類行為的理解是不能不在社會文化脈絡下來論述的，而心理學的理論

也應該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動而有所遞演。他稱此為歷史的社會心理學，採取的是社會建構論的觀點（Gergen, & Gergen, 1984）。

K.J. Gergen是義大利裔的在美心理學者，在北美的心理學主流期刊中出版論文，對他而言是輕而易舉之事，他也很早就在美國頂尖學術期刊 *JPSP* 上發表論文。但是，回到義大利的大學講學之後，他越發發現文化與社會對人類行為的影響性，同時也越認為主流心理學中的預設，以及素樸實證科學取向的心理學研究方法，對人類心理與行為的理解是有所侷限的。在遊走世界各地之餘，他更加肯定社會心理學必須在知識論、方法論上有徹底的翻轉。其配偶 Mary Gergen 秉持相同的理念，致力於女性主義心理學的研究與推廣，並不斷與各地區的女性心理學者結盟，以她最近出版的新書 *Toward a New Psychology of Gender: A Reader* (Gergen & Davis, 1997) 為例，作者群涵蓋歐、美、非洲、澳洲等地，內容涵蓋面也相當廣，包括許多與主流心理學對話的議題。她們認為女性主義心理學是採取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的觀點，不排除主流心理學的隨手可得之研究成果，卻提供新的對話、新的交流、新的解釋理論，以及新的行動。

女性主義心理學越來越有影響力，1990 年開始，以英國為主的女性主義心理學者，發行了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學術期刊，她們視女性主義心理學不僅僅是一些心理學的概念或知識而已，同時也是一些行動的實踐（practice）與歷程（feminist process）；她們不想只是強調研究與討論女性的實質問題（substantive issues），她們更希望能夠引進哲學的及跨科際的理論來重解女性的經驗；她們更希望能從知識的生產過程來解構主流心理學，並許心理學一個更多元方法（如質化研究與量化研究並重）；她們的目標更在於多元化心理學（diversity psychology）(Worell, & Johnson, 1997)。其中最顯著的是，她們將

團體討論的歷程都寫成 working paper，甚而聯名至美國心理學學會（APA）要求將第 35 分支「女性心理學」（Psychology of Women）更名為「女性主義心理學」（Feminist Psychology），這就是強調行動與改變的具體演練。她們會創造新的專業術語，如將督導（supervision）改為 covision，以期個案討論的過程有更多的合作、分享、安全性、尊重多元、不同意卻非不稱許，她們希望能徹底改變女性的處境與生活方式。換言之，女性主義心理學不僅僅是「研究女性」的心理學，同時更希望具有轉化傳統心理學的方法論及知識論的力量（Mary Gergen, 1988）。

女性主義心理學者企圖翻轉傳統心理學中的知識與權力之關係，希望多元化心理學，將女性的生活經驗及生命體驗納入心理學的知識體系中。她們既以社會建構論為知識論的起點，想要豐碩化女性主義的論述，除了北美以外，也結盟了歐洲、澳洲、紐西蘭、南非、印度等英語語系國家一起發聲。可惜，在解構知識與權力的關係之餘，對於非英語系國家（例如，台灣、東南亞）的女性之生活經驗與生命體驗，歐美的女性主義心理學者至今尚未發展出具體的行動策略。

五、與國際化、本土化之合縱連橫

台灣的心理學學會，只有約六百名的會員，研究論文在國際期刊上的能見度也低，根據 Adair, Coelho, & Luna (2002) 的統計，電子資料庫 PsycLIT (由美國心理學學會所出版) 從 1971-1998 年的論文中，來自美國的最多，有 367,995 篇，台灣只有 909 篇，還遠遠落在澳大利亞 (22582 篇)、日本 (17212 篇)、香港 (1925 篇) 之後。就心理學的知識生產而言，台灣不但在世界的邊緣，也在亞洲的邊緣。

在這樣的處境之下，台灣的心理學界一方面師法美國主流心理學，另一方面試圖發展「本土心理學」與之抗衡，特別是在人格與社會心理學領域，這種位處邊緣的覺醒，更化為一波波的行動。「本土心理學」的發展歷經了數個階段：首先是「全盤西化」階段（1972-1982），第二個階段是「中國化意識的覺醒」（1982-1993），第三個階段，開始將「心理學中國化」轉為「華人本土心理學」（indigenous Chinese psychology）（1993-迄今），希望從華人的文化傳承與學術思想中尋求主體性，並導引出新的心理學理論與概念，同時又與世界潮流銜接上，成為世界體系中眾多本土心理學之一支（黃曬莉，2002）。果然，現今，本土心理學已成為三大文化性心理學之一，不但擁有多元的面貌，面對全球化的挑戰，華人本土心理學也開始將本土化的研究成果朝向世界性的讀者群開展溝通（Liu & Huang, 2002）。

在台灣，關於性別心理學之研究，如果放在以上的本土心理學發展脈絡來看，也有其風貌。李美枝、鍾秋玉（1996）對台灣二十多年來有關性別議題的研究作一總整理與回顧後指出，台灣的性別研究完全是跟從美國的研究，使用源自美國的量表（如性別角色量表，或是性別刻板印象量表）、源自美國的研究概念（四種性別角色類型），當然，研究結果也只是支持西方的成果，而議題的周延性也不如西方。後來，李氏不滿意這樣的結果，嘗試加入傳統華人文化的視角來理解。結果顯示，本土化的女性特質強調「柔順曲從」，其中「曲從」不見於西方建構的性別角色量表中（李美枝、鍾秋玉，1996）。另一研究也認為：華人社會中長期的男性多偶（名為一夫一妻制，實為一夫多偶制）的現象，或將「性」與「情」（感）分開論述的習慣，以及雙重的性標準等，都是以生物社會學原型為基礎，文化容或

有所作用，也主要是在表現形態上展現（李美枝，1996）。簡言之，李氏加上了文化的視角，有了具本土文化特色的性別觀點，但是，她依然擁抱西方主流心理學對性別差異的預設——演化心理學及社會生物學的基本假設，她同意文化具有影響力，但影響的方向係與演化雷同，文化只是扮演加工的作用。

台灣的主流心理學界仍多視女性主義為一種社會運動，較少看到她在知識論或方法論上的翻轉，或是議題上的創新與洞見。在台灣，自稱「女性主義者」的心理學者寥寥無幾，舉者「女性主義取向」的研究也是屈指可數，大部分的研究仍在「女性研究」的思維上——即將女性作為研究對象（客體化）；一旦以女性為主體，或談及社會結構與社會改變，就好像不是心理學者，就可能遭受邊緣化的命運。例如，2003年十月初，在輔仁大學舉行的第四十二屆心理學年會，第一次有了與女性主義相關的專題討論，如「心理學中的性別反思」與「性侵害與家暴案件處遇方案評估」，卻都被安排在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場議程。由此可見，大會主其事者的下意識裡，性別反思是相當邊緣的議題。

還有，舉著演化心理學旗幟的論文（莊耀嘉，2002），出現在主流心理學的刊物——《中華心理學刊》（由台灣的心理學學會所出版，且為TSSCI上心理學排行第一的學術期刊）；而以女性主義為標準的論文，則在較邊緣的期刊——《本土心理學研究》或《應用心理研究》上發聲（黃曬莉，2001；劉惠琴，2002），她們多以專輯的形式出現，這也正是展現女性主義所主張：弱勢者需要藉著聯盟集體發聲，以產生影響力。這兩個專輯的特色是，選擇與歐美、台灣的主流心理學脫勾，而與國際女性主義的意識思潮結盟。前一個專輯（黃曬莉，2001）討論本土文化中的性別議題，後一個專輯，從草根處著

手，積極展現本土女性的主體性，實踐本土女性主義者的行動策略（劉惠琴，2002），人數雖少，不斷地在邊緣發聲，顯現無比創新的力量。顯然地，在台灣，處於雙重弱勢的女性主義心理學者，依然可以與國際女性主義者及本土草根者結盟，而與主流形成抗衡。

結 語

最近幾年，大部分的心理學教科書的書寫風貌已經有所改變，男女性的照片比例逐漸平衡中。尤其是最近出版的一本心理學教科書（Sternberg, 2002），竟然異軍突起出現了第一位美國心理學會女會長（1905 年選出）Mary W. Calkins（1863-1930）的大頭照，並在圖片說明處註明她是認知主義（cognitivism）的先驅，只可惜，在本文中卻未對她的論點或研究有任何的引介。另外，此書中也刊出了Carol Gilligan 長髮蓬鬆披肩的大頭照，且另闢一個節次來說明 Gilligan 的理論觀點。這似乎顯示女性心理學者的長期批判，也鬆動了一些男性學者的刻板思維。但另一方面，演化心理學所占據的篇幅卻也越來越大，這正顯示心理學內部的張力越來越極化、緊繃。鑑於此，由演化論所延伸出來的兩性交往問題，也成為教科書中的個案問題，幸而，作者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具有性別意識的³（Sternberg，

³ 個案問題：卓珊發現湯姆對她不忠，因此警告湯姆，如果他不結束與其他女性的曖昧關係，她就結束與湯姆的關係。湯姆辯稱說：他修的基礎心理學課程提到演化論，男性與女性有不同的策略以傳遞最多的基因。男性期待有更多的伴侶，女性則細心選擇男性。這個論點可以解釋何以男性較常外遇，因此他希望卓珊接受「男人就是男人」這個事實。卓珊重讀第二章後發現，湯姆的論點是謬誤的，因為演化論是一種理論而非經過實證的事實。即使這個說法是對的，人類也有自由意志可以做抉擇。任何來自遺傳基因的特質，最後表現的型態都必須與環境互

2002）。

另外，以學術期刊為例，已經出刊三十年的 PWQ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APA 出版) 之編輯群於 2000 年大刀闊斧地改組，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向以堅守發表「優秀」心理學「科學研究」論文為職志的 PWQ 也宣稱開始接受論述性論文，且將加強與社會改變相關的論文，這顯示女性主義意識已經成功滲入主流心理學。1996 年批判父權意識的性別歧視 (sexism) 研究也刊登在 JPSP 上，並獲得 APA 的學術研究獎，換言之，美國的主流心理學在性別議題上已經逐漸鬆動，女性主義意識有了更大的學術空間。台灣的主流心理學學刊一向亦步亦趨於美國的主流心理學，因此，代表主流的中華心理學刊何時開始出現女性主義取向的研究論文，或是中國心理學會的碩博士論文獎頒給女性主義取向的論文，或是台灣的心理學會中開始出現以性別研究為主的學術分組，開始有性別心理學的專屬期刊等，都是未來檢視台灣心理學界的性別意識之重要指標。

動，受環境影響，湯姆是可以選擇自己的行為的。但湯姆認為卓珊試圖控制他的生活，而他必須作一個完整的男人；卓珊認為湯姆使用演化論作藉口，最後決定與湯姆分手。

◎作者簡介

黃麗莉，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組副教授，主修人格與社會心理學、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課題主要是華人人際和諧與衝突、思維方式、自我、性別與族群集體自我。近年來更致力結合本土心理學與女性主義的研究取向，期能深化心理學中的性別議題研究。相關論文相繼發表於國內外重要期刊與研討會，也出版或主編學術專書與期刊。曾任台灣女性學學會第八屆會長，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理事。

〈聯絡方式〉

地址：251 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 151 號 淡江大學通識核心組

電話：02-26237534

E-mail : 099544@mail.tku.edu.tw

參考文獻

- 李美枝(1996)〈兩性關係的社會生物學原型在傳統中國與今日台灣的表現形態〉，《本土心理學研究》(台灣)，5：114-175，台北：桂冠圖書。
- 李美枝、鍾秋玉(1996)〈性別與性別角色析論〉，《本土心理學研究》(台灣)，6：260-299，台北：桂冠圖書。
- 吳敏而(1992)〈資優女生〉，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編印)：《婦女研究通訊》，17：11-12。
- 黃惠玲(2002)〈發展心理學教科書的圖片中之性別比例〉，「檢視大專教科書性別意識研討會」評論稿，主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與女性學學會，九月。
- 黃嚙莉(1999)〈差異與平等的辯證：兩性平等教育基本概念之釐清〉，黃嚙莉主編《跳脫性別框框——兩性平等教育教師／家長解惑手冊》，9-25，台北：女書文化。
- 黃嚙莉(2000)〈是盟友還是對手？〉，《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2：25-27，台北：教育部。
- 黃嚙莉(主編)(2001)〈性別、婚暴及諮商〉，《本土心理學研究》(台灣)，第十五期，台北：桂冠圖書。
- 黃嚙莉(2002)：〈孰可忍？孰不可忍？從現代化的「批判」到本土化的「堅忍」之間〉，見葉啟政(主編)：《現代到本土》，111-135。台北：遠流出版。
- 莊耀嘉(2002)〈擇偶條件與性心理之性別差異：演化論的檢驗〉，《中華心理學刊》(台灣)，44(1)：75-93。
- 劉惠琴(主編)(2002)〈性別議題與社會改變〉，《應用心理研究》(台灣)，第十三期，台北：五南圖書。
- Adair, J. G., Coelho, A. E.L., & Luna, J. R. (2002). How international is psychology?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7(3): 160-170.
- APA(1999). *Women in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Archer, J. (1991). Human sociobiology: Basic concepts and limitation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7(3): 187-195, Oxford: Blackwell.
- Atkinson, R. L.; Atkinson, R.C., Smith, E. E., Bem, D. J., & Hilgard, E. R.(1990).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10th edition).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Brody, L. R. (1997). Gender and emotion: Beyond stereotype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3(2): 369-394, Oxford: Blackwell.
- Buss, D. M.(1989). Sex difference in human mate preference: Evolutionary hypotheses tested in 37 cultur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2: 1-49, 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porael, L. R. & Brewer, M. B. (1991a). The quest for human nature: Social and scientific issues i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7(3): 1-9, Oxford: Blackwell.
- Caporael, L. R. & Brewer, M. B. (1991b). Reviving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Biology meets societ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7(3): 187-195, Oxford: Blackwell.
- Cherry, F. & Deaux, K.(1975). *Fear of succeed versus fear of gender-inconsistent behavior: A sex similarity*. APA Annual Meeting. Chicago, Illinois
- Eccles, S. & Jacobs, J. E. (1986). Social forces shape math. attitude and performance.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1(21):367-389.
- Erikson, E.(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Norton.
- Erikson, E.(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 Gergen, K. J.(1973). Social psychology as hist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 psychology*, 26:309-320.
- Gergen, K. J. & Gergen, M.M.(1984). *Historical social psychology*. Hillsdale, New Jersey: LEA Publishers.
- Gergen, M. (Ed.)(1988). *Feminist thought and the structure of knowledg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Gergen, M. & Davis, S.(Eds.)(1997). *Toward a new psychology of gender: A reader*. New York:Routledge.
- Gilligan, C(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leitman, H. (1991). *Psychology*. 洪蘭(譯)：《心理學》，台北：遠流。
- Hogan, R., Johnson, J. & Briggs, S. (Eds.)(1997).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Horner, M. S.(1972).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achievement- related conflicts in wome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8(2): 157-176.
- Harding, S. (1991).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If I were a woman. (1991, April). Self: 160-161.
- Jones, Ernest(1955). *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vol.2). New York: Basic Books.
- Kimura, D. (1993). Sex differences in the brain. *Scientific American*. Sept, 79-89.
- Keller, E. F. (1985). *Reflections on science and gend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opacz, F. M. & Smith, B. D.(1971). Sex differences in skin conductance measures as a function of shock threat. *Psychophysiology*, 8(3): 293-303.
- Liu,J.H. & Huang, L.L.(2002). Multiple faces of indigenous chinese psychology:

- Entering into a new era of engagement.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Chinese societies*, 3(1): 1-13.
- Maccoby, E. E. & Jacklin, C. N.(1974). *The psychology of sex differences*.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Nicolson, P.(1995).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In J. Smith, R. Harre, & Luk Van Langenhove(Eds.): *Rethinking psychology*, 122-14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 Peterson, S. B., & Kroner, T.(1992). Gender biases in textbooks for introductory psychology and human development.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16 : 17-36.
- Paludi, M.A.(1987).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underlying assumptions of four objective measures of fear of success. In M.R. Walsh (Ed.): *The Psychology of women: Ongoing debates*, 185-20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 Rapoport, A.(1991). Ideology commitments in evolutionary theorie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7(3): 83-99.
- Russo, N.E., & Denmark, F. L.(1987). Contributions of women to psychology. *Annual reviews of psychology*,38:279-298.
- Schmitt, D. P. (2003). Universal sex differences in the desire for sexual variety: Tests from 52 nations, 6 continents, and 13 island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85(1): 85-104.
- Sherman, J. A. (1971). *On the psychology of women: 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springfield, Ill: C. C. Thomas.
- Slack, W. & Porter D.(1980). Training, validity and the issue of aptitude: A reply to Jackson.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0(3): 392-401.
- Sternberg, R. J.(2002). *Pathways to psychology*(2/e). Singapore: Thomson Learning.
- 陳億貞(譯)：《普通心理學》，台北：雙葉書廊。

- Swim, J. (1994). Perceived versus meta-analytic effect size: An assessment of the accuracy of gender stereotyp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6:21-36.
- Worell, J. & Johnson, N. G.(Eds.)(1997). *Shaping the future of feminist psychology: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Washington, DC: APA.

Shifting between Bi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onism: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Psychology

Li-Li Huang Divis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discloses and discusses gender consciousness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iscipline of Psychology. Bo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women constitute a majority of those learning psychology or holding positions as professionals in psychology. However, this difference in gender proportions has not facilitated a feminization of psychology. If this phenomenon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structure,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men still occupy the top positions in the discipline. For instance, gender bias is visible both in the content and the pictures in psychology textbooks. Women and women's issues still have low visibility. Epistemologically and historically, mainstream psychology has maintained a standpoint of logical positivism reflecting male-centeredness and masculinity. Female psychologists criticize this position and have examined relevant past research on gender differences from the 1970s on. They suggest that gender differences result from the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and encourage women to produce their own voices. Currently, the argument of biological determination has re-emerged through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new field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In opposition to this development, women psychology has shifted to feminist psychology and adopted the standpoint

of social constructionism, which attempts to transform knowledge and power issues in the psychological methodology. This challenge has resulted in tension within the field. Recently, gender consciousness has entered into mainstream discourse in Western psychology, with textbooks' contents and research gradually becoming more sensitive to gender consciousness. However, gender consciousness is still marginal in Taiwan. Feminist psychologists in Taiwan existing under conditions of double disadvantage, and so have developed unique characteristics by allying themselves with indigenous psychology and grass-root groups.

Key words : gender consciousness, Feminist Psychology,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extbook.